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13位ISBN编号：9787308106603

10位ISBN编号：7308106608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马伯庸

页数：266

字数：20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前言

序言 地铁和胡思乱想 马克吐温《哈克贝利历险记》序言中写到：“如果有人胆敢在本书中寻找什么结构、道德寓意诸如此类，一律逮捕、流放，乃至枪毙。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内心无比强大的写作态度，它可以吓退了所有正襟危坐的评论家，只留下想找些乐子的读者。

写作这种事，对我来说纯属偶然。

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有趣；而现在的目的，同样还是为了有趣，至于文章本身所引申出来的效应与感怀，说实在的，只是附带的副产品罢了。

我是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虽然幻想这东西是非生产性的，它既不能很好地紧跟当前形势，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也不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毫无现实意义，可我还是喜欢。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头脑中的广播体操。

闭上眼睛，任凭上亿个神经元在大脑皮质的回沟里呼哧呼哧地跑着，是件挺惬意的事儿。

有时候就算皮质上没回沟，他们都能给你趟出一条来——现代科学表明，大脑回沟越多，人越聪明；人越聪明，就越容易作傻事。

曾经有人问过，你总能想出稀奇古怪的主意，都是怎么琢磨出来的。

我的回答是：这些东西不是琢磨出来的，它们是个傲娇的野猫，当你试图靠近的时候，这些家伙会藏在灌木丛里不现身；你去作别的事情，它们反倒慢慢溜出来蹭你的裤管。

所以胡思乱想的时间，不是在书桌或电脑前，而是在等候地铁、堵车或者坐在马桶上便秘时。

当一个人陷入空虚无聊的时候，就是幻想的最好时机。

在这些最适合幻想的场所里，地铁又是最有趣的。

堵车时，与你在一起的只有一个司机；马桶上更是只得你一个人——我想谁也不会喜欢这时候还有人在围观——地铁却不同。

你和形形色色的人近距离地接触着，如同一个小小的社会，信息量蕴含很高，随时可能有惊喜发现。

我坐地铁的时候，经常人多拥挤不堪，不光没有座位，连伸开手臂拿手机或PSP的空间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动的，只有脑子。

我会仔细观察周围的人，幻想他们身上隐藏的故事和他们离开地铁以后的人生。

比如右边那位衣着朴素、身形瘦大的大叔。

也许他离开地铁以后，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换上紧身衣，把内裤套在头上，然后飞过整个城市，在大街小巷除暴安良。

再比如左边这位戴着棒球帽、穿着阿迪达斯运动套装的白皙少年。

他是一个外星人，为了能够深入了解地球人的生活，特意化装成，他也许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正踏上返回母星的旅程，可因为棒球队那个美丽的经理殷切的眼神，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地球。

而我们坐的这部地铁，谁又能保证它下一站抵达的是普通地铁站而不是这个城市底下巨大的军事要塞呢。

在要塞里有一门利用灵魂作炮弹的大炮，炮口对准月球。

每一个不幸的地铁乘客都要被送进炮口，把灵魂贡献出来去轰击月球上的兔子恶魔。

甚至这部地铁本身，或许并不是地铁，而是一条龙。

它偶尔坠落到了地面，被捡到的科学家改造成了一节地铁，每天都在暗无天日的隧道里穿行，把乘客们从城市的一端运往另外一端，没有一天休息。

只有在晚上十一点地铁停运之后，这条龙才能停下疲惫的身躯，从隧道的洞口爬出去，昂起头来看一眼睽违已久的天空。

我就这么坐在地铁里，在城市的腹心穿行，眼睛看着乘客，脑子里琢磨着他们的种种不靠谱故事，一直到达我旅途的终点——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呵。

本书的这些小故事，差不多都是在地铁里孕育出来的。

我甚至都还记得它们诞生的过程——那些习以为常的场景与乘客细节化成无数精子涌入我的大脑，让大脑负责胡思乱想的区域皮层猝然受精，迸发出一连串强烈的生物电，带来无比愉悦。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这股生物电驱赶着我加快脚步，回到家里，用电脑屏幕和键盘把这个顽皮的家伙一个字一个字地接生出来。

当愉悦感消失整个人疲惫地躺倒在床上时，一篇完整的文章已经躺在屏幕上。

这种感觉，就像很多人制造一个真正孩子一样，过程往往才是最享受的，生出来的孩子只是意外

。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内容概要

这里有一些胡思乱想。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上亿个神经元在大脑皮质回沟里呼哧呼哧跑步的声音，也可以闻到将历史、悬疑、灵异、科幻、宗教之类的话题扔进搅拌器里哐当哐当混合成鸡尾酒的古怪气味。
这里是迷宫，是异教徒的告解室，是小径分岔的花园，但你绝不会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作者简介

马伯庸，本名马力，作家。
2010年人民文学奖得主，2012年朱自清散文奖得主。
作品涵盖诸多领域，备受赞誉。
已出版作品：《她死在QQ上》、《风起陇西》、《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三国机密?龙难日》、《触电的帝国》。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书籍目录

总序 且以小说慰生活
序言 地铁与胡思乱想
末日焚书
湘西航班
西游摇滚记
欧陆儿女江湖老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章节摘录

我用尽全身力气，猛然挥出消防斧。
这一次斧子准确地切入小松树的凿口，把它拦腰砍断。
它的上半截直挺挺地倒在雪地里。
我放下斧子，迅速搓了搓双手，然后掏出一卷尼龙绳拴住树干，拽住绳子一端，一步一滑地往回拖去。
尽管已经做足了防护，但极度的严寒仍让我感觉自己什么都没穿。
寒风好似一个狰狞的刽子手，先用低温绑住我的四肢，然后一片一片地切削下我的血肉。
五分钟后，我终于把松树拖到图书馆的正门。
只是短短几十米的路程，我的三层口罩和护目镜上已经挂满了白霜，脸和指头微微呈现青灰色。
再多待上几分钟，倒下的恐怕就不是松树，而是我了。
不，也许不会倒下，我会直接僵立在无边的雪地里，冻成一根人柱。
我咬紧牙关，抬起几乎冻僵的胳膊敲了敲门。
正门旁的通道“吱呀”一声打开，三四个把自己裹成粽子的人伸出胳膊，七手八脚地把松树和我拽进去，然后迅速关上门。
这短短一瞬间的开关，就有一大片雪花和着寒风呼啸着从缝隙钻了进去，发出古怪的呜呜声。
图书馆里一点也不暖和，只比外头高那么三四度，但至少没有风。
大堂前头的地板上正熊熊地燃烧着有一堆火。
这个火堆不算很大，里面扔着劈碎了的桌椅和衣柜，还散发着燃烧油漆和三合板胶的刺鼻味道。
十几个人围坐在火堆周围，裹着各种样式的衣服，个个神情忧郁。
我把消防斧扔给徐聪和邵雪城，让他们把松树劈开，然后冲到火堆前，脱掉手套，恨不得把双手直接架在火上烤。
周围的人挪了挪屁股，给我腾出点空间来。
我带回了至少能维持四个小时的燃料，有权享受一下温暖。
有人给我递过来一杯水，这是用雪化的，水很温，里面漂浮着各种可疑的PM2.5悬浮物，但我没计较，一饮而尽。
这时候徐茄走过来问道：“老马，外面还有多少松树？”
”我告诉他，这是附近的最后一棵，再想要砍，只能去隔壁的科委大院，那里还有几株景观植物。
徐茄听完忧心忡忡：“那起码有六七百米远吧？”
”我把靴子脱下来，翘起脚凑近火焰，僵硬的脚趾头在火焰舔舐下，传来一阵酥麻：“对，这种天气里，任何人都撑不了那么远，更别说往回运燃料了。
我跟你讲，咱们这次真完蛋啦！”
”“你这是成心要把我们都冻死呀。”
”祝佳音从毛毯里探出头来，嘟嘟囔囔地嚷了一句。
我瞪了他一眼，他悻悻缩回去，继续摆弄手里的收音机。
那收音机几天前开始就收不到任何信号，只有各种噪音。
只有祝佳音认为这些噪音肯定隐藏着特别的规律，每天神经兮兮地抓着旋钮倾听，我们谁都懒得去说，随他去折腾。
顺便提一句，祝佳音还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可以一字不差唱全《忐忑》的人。
徐聪和邵雪城已经完成了那棵松树的肢解工作，抱过来几十条长短不一的柴火。
徐茄挑了半天，拿起一块短柴扔进火堆里，火堆发出噼啪的声音，稍微旺盛了点，还散发出一股松针的清香。
他环顾四周，看到所有人都可怜巴巴地盯着他，叹了口气，又扔进去一条长的。
我们这一批人之所以会被困在图书馆里，纯属意外。
简单来说，在正月十五那天，寒流突如其来，等市民们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倒春寒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暴风雪已将整个城市彻底封锁，无论是机场还是高速路，都彻底瘫痪。

在这一个只要一点小雨或小雪就会导致全城交通堵塞的城市，可以想象暴风雪会造成多大的麻烦。每一辆汽车都朝着出城方向缓缓移动，许多人就这样冻死在三环、四环或者立交桥上，临死前还保持着一边按喇叭一边把头探出窗外大骂的姿势；还有的人试图下车遮住车牌，就这么手持光盘活活冻僵，特别悲壮；更多人选择了徒步离开，他们的结局甚至无法想象。

我们几个朋友来到这座图书馆，是为了做一个课题而搜集资料。

结果拖延症爆发，我们在空无一人的阅览室玩了三局“天黑请闭眼”和五局“三国杀”，完全把查资料的事抛到脑后。

等到我们回过神来时，整个图书馆已被大雪包围了，整个建筑里只剩下十三个人，包括十个读者、两个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拿撒勒人耶……哦！

说错了，是一个中国犹太人，叫李超。

他非常多疑，总认为别人会出卖他。

只要别人靠近他，他就尖叫着喊道：“你们当中有人出卖了我！”

这座图书馆是一座苏式建筑，非常厚实，钢筋水泥里流淌着俄罗斯民族的耐寒特性。

在它的庇护下，我们总算暂时免于严寒的侵袭，成为这个城市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不过随着温度的进一步下降，图书馆也开始冷得让人无法忍受。

我们曾经试图离开，寻找另外一个落脚点，但被暴风雪挡了回来。

极度的寒冷，让任何户外活动都变得致命。

我们不得不退回图书馆，就地取材，把桌椅柜箱等木质材料拆散点燃，充做燃料。

这场严寒侵袭是怎么来的，波及范围有多大，没人知道。

电视和网络在这种酷寒天气里已经彻底报废，只有收音机多撑了一阵。

根据祝佳音从噪音里解读出的消息，整个中国北部都已经被白雪吞没，政府宣布迁都三亚。

“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偶然，这一切是有联系的。”

祝佳音在毛毯里蠕动着絮叨，活像一头《星球大战》里的贾巴。

他这种奇怪的话特别多，今天说自己前世是机长，明天说自己曾经去过印度，没人当真。

“操！”

净扯些没用的，赶紧想个办法保持供暖吧！

邵雪城不耐烦地嚷道。

祝佳音猛地跳起来：“还有你！”

你这名字起得有问题！

你出生的时候肯定有什么征兆！

你爹在国家什么部门待过！

他一定参加了什么计划吧？

邵雪城勃然大怒，举手要打祝佳音，被其他人赶紧拦住了。

这时候，郑大姐慢悠悠地开口道：“年轻人，你们急什么，这里头能烧的东西，可多着呢！”

她提着一袋薯片，笑眯眯地看向老王。

我们的视线都跟着移动到老王身上。

老王立刻变得特别紧张，他从地上抄起一条柴火，使了一招华山派的“苍松迎客”，颤颤巍巍地喝道：“你们休想打书的主意！”

莫怪我掌中宝剑无情！

老王和郑大姐都是这个图书馆的资深员工，暴风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在值班，结果也被困住了。

郑大姐对生存的反应速度，连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自愧不如。

她在暴风雪爆发的第一时间，就飞快地吃光了自己的盒饭，然后用一枚硬币，把自动售卖机的零食和饮料都取了出来。

我们如果想吃，必须得向她买。

她甚至旁敲侧击地搞到了所有人的体重，我偶然看到她写在一张纸上的脂肪计算公式，才明白她的深意——顺便说一句，我的顺位排名还挺高的……而老王则是另外一类人。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他把作中的书视若珍宝，坚决不许任何没借书证的人碰一下，谁胆敢违反，他就会好好教训一下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

他嘴里喊出来的武功招式变化多端，但实际上只有一招：扫帚迎头乱打。

老王到底有多老，谁也不知道。

根据郑大姐的说法，老王是图书馆管理员界的一条资深好汉，跟主席共过事，为马克思修补过地板，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的时候他在哪不知道，但孔子去找老子请教那天，老王肯定是休病假了。

这样一个老家伙，不让我们碰书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燃料充足的情况下，我们乐得尊老，保护人类智慧的结晶。

但现在大家都面临生存危机，究竟如何选择，并不是很难的事。

“老王，我们明白你的心情，但是人命关天啊。

你看，我们这里还有女生呢，她们体质太弱，肯定撑不过严寒。

”我劝慰道，指着几个缩在角落的女孩子，试图激发起他的同情心。

“你们可以用体温帮她们啊，何必烧书！”

”老王的反击也很犀利，直接击中了个别人的要害。

在那一瞬间，几道暗恋、炽热的眼神交错，大家都迟疑了一下。

“重点不在这儿！”

总之您得让开，尽快打开书库！

燃料已经不够了。

”我尽量平心静气地说。

老王一晃脑袋：“除非你从小郑的尸体上跨过去。

”郑大姐跳起来大叫：“老王头你别把我扯上，我都不是正式编制，逢年过节发东西没我的份儿，这会儿想让我拼命，没门！”

”老王没了援军，只得抓起柴禾，倒退了几步，眼神坚毅，一脸的不妥协：“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你们不能烧！

知识就是力量！

”“法国就是培根。

”大家一起习惯性地跟了一句。

然后我毫不客气地说：“现在对我们来说，知识就是热量。

再说了，又不是只有这一家图书馆了嘛，咱们政府不是已经迁都三亚了吗？

他们肯定带了不少书去。

”“废话！”

这种假设你信吗？

”面对老王的质疑，我没法理直气壮地回答。

老王见我气势稍弱，挺起胸膛，长长叹息道：“现在外头信息断绝，说不定现在全世界都已经毁灭了，就剩咱们这一处。

你把书都烧了，咱们人类几千年的文化，可就失传了、绝种了，到时候咱们怎么跟后代交代？

可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毁了一个物种啊。

“跟他一个西城区的奸贼有什么好说的！”

直接打晕了完事！

”忽然一个人厉声喊道。

说这话的是田晓，他在电视台当编导，但骨子里是个狂热的宣武门复国主义者。

自从两年前首都宣布取消宣武区编制，将之合并入西城区以后，他一直备感耻辱，在各个场合表达自己的不满，同时对西城区出身的人有刻骨的仇恨。

老王赶紧说他是海淀的，田晓压根不听：“海淀也是西方的！”

”他捋着袖子走上来，一把将老王拽开，却不防被老王一扫帚打中脑袋，登时就火了，两个人推搡起来。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我其实也有点犹豫，都说尊老敬贤，可在这生死关头，谁还在乎几本破书啊。

老王活了这么久，就算是殉书而死，他也值了。

我们可还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还没活够呢。

这时候，一个女生从角落里站了起来，细声细气地说：“大家别吵了，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应该同舟共济才对。”

“同舟？”

“祝佳音立刻精神起来，‘这你可问对人了，我知道方舟在哪，它根本不在西藏！’

那是好莱坞的大阴谋！”

“通州？”

“田骁听到这个名字，脸色稍微缓和了点，通州在东边。”

我示意他们两个赶紧闭嘴，让那个女生继续说下去。

她叫刘月，是个读博的女硕士，但目前看起来还很正常。

刘月扶扶眼镜：“我建议，我们实行民主，成立一个书籍审查委员会。”

烧书的时候，只要获得十三个人中的简单多数——也就是至少七个人——的同意，书就可以被烧掉。”

这个建议听起来合情合理，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可老王还是有些不甘心。

邵雪城和徐聪两个人站到他两边，一人架着一边胳膊。

我阴恻恻地说：“老王你可想清楚了，如果把我们逼急了，到时候组织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连投票的机会都没有。”

老王思考了一下，说你们得答应我两个条件，要不然就先把我的杀了得了。

我问他是什么条件，老王说：“你们拿书，得走正规的借书流程，从我这借走再烧。”

我打开书库让你们随便烧，和你们从我这借书走再烧，性质不一样。”

他这个要求引起一阵哄笑。

看他一脸正气，原来也懂得变通之道。

我问他第二个条件是什么，老王的脸色变得特别严肃：“永远，永远不要打开地下二层最深处的那个书库。”

“这图书馆里的藏书至少有二十多万本，足够烧很久了，于是我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条件。”

做通了老王的工作以后，我们开始了大迁移。

目前我们火堆的位置太靠近前厅，温度会越来越冷，把书从库里搬出来也很费事，我们索性把火堆挪到再往里一点的地方，就在书库的门口。

大概是解决了燃料这个大问题，大家的动作都很麻利，很快就把所有的御寒衣物和火堆挪了过去。

祝佳音走在最后，还在摆弄他那架收音机，跟着杂音自言自语。

老王站在书库门口，煞有其事地接过我的借书卡，然后问：“你们要借什么书？”

“我一愣。”

这个问题问得有水平，之前我光想着拿书，却没想到该拿什么书。

按说什么书根本不重要，只要纸张够多够厚就行，可现在有了书籍审查委员会，就必须充分考虑，选择那些大家都认为可以烧的书，这就要慎重了。”

“还是让我用塔罗牌算算看吧。”

“另外一个女孩子小影说完，也不管别人同意不同意，就把手里的一把牌摊在地上，又飞快地把小手缩回袖管，一脸肃穆。”

这里唯一的一个基督徒李超看了看她手里的牌，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小声嘀咕道：“哼，封建迷信。”

“小影闭目凝神，很快从牌阵里抽出一张，亮出来，是一张正位的魔术师。”

“好，烧刘谦！”

“徐聪大叫。”

“白痴！”

刘谦才出过几本书？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根本不够烧。

”小影一脸不屑，“这张牌牍面的意思是思辩，显然是要烧个哲学家。

”“我推荐福柯，从来没看懂过。

”徐聪又大叫道。

“黑格尔！

”“太薄了！

还是萨特吧！

”“别傻逼了，萨特的书也不厚！

索性把商务印书馆那套“世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都烧了吧，我记得橘红色封面那一系的都是哲学类！

”“面对这么多大师，你竟然一点都不手软？

你这个人类的罪人！

”“呸！

老子都快冻死了，谁还管那么多！

”“那你怎么不从南怀瑾开始烧起啊？

光惦记着烧西方的，愚昧！

”“总比崇洋媚外强！

我是中国人，当然要把中华文明留到最后。

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你个小汉奸，只要老子在这儿，除了于丹，东方哲学的书你一本都别想烧！

”“打倒学阀！

”“哎？

书库里没这本书啊。

”“我这是口号！

”屋子里吵成了一片，我可从来没想到，这些家伙平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跟一群山贼似的，心中居然也都偷偷藏着一片学术王国。

这时候邵雪城凑到我身旁：“老马，这么下去不行。

妈的，这帮小知识分子唧唧歪歪的，兔崽子们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不能让他们拿主意。

”我点点头，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如果让他们自己挑选，势必会因为理念不同而争吵。

而今之计，只有把选择权交给上帝或者概率论。

我示意他们安静，然后开口道：“我看我们不要自己找书了，随机抽，抽到哪本，大家再投票决定烧不烧。

”我提醒他们，这是一件关乎大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理性地去烧，不要掺杂太多个人情感。

此时室内的温度又下降了一点，火堆也开始萎缩。

大家都认识到，不能因为这种可笑的事被活活冻死，纷纷闭上了嘴。

我看到旁边有一架小车，上面摆满了刚刚归还但还没放回书库的书，杂乱无章，于是从中随手抽了一本亮给大家看。

“余秋雨的书，烧不烧？

”“烧了吧！

”“烧！

”“应该易燃吧？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

这次意见倒是相当统一，只有一个反对者。

这个反对者是个瘦瘦弱弱的年轻人，脖子非常细，脑袋却很大，比脑袋还大的是他的名字，叫龙傲天。

。

龙傲天是我们的学弟，比超级女声还娘炮。

他怯怯地举起手来：“一定要烧掉吗？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我很喜欢余大师的，参加新概念作文的时候，都是模仿他的呢。

” 徐茄安慰他道：“现在闹出这么大的灾，大师一定会痛心疾首，他一痛心疾首，就一定会写出精彩的《文化苦旅》来，不差这一本。

再说了……”他手腕一翻，亮出封皮，“这本名字也不大吉利，早点烧了也好。

”我们凑过去一看，《霜冷长河》，都点头说快烧了吧。

我找老王办完借书手续后就把手这本书投入火堆，很快书页卷曲，被烧成灰。

祝佳音说：“烧得好啊！

带什么冷啊霜啊雪啊城啊的，一听就不好，这些带不吉利字眼的玩意，都该烧！

”邵雪城狠狠瞪了他一眼，从小车上又拿起一整套书。

“《盗墓笔记》，这个烧不烧？

” “八我还没看呢。

”我说。

“那前七卷呢？

先扔火里？

” “留着吧，八出来得太晚，我前头都忘得差不多了，有时间重新看一遍。

”我把那一套放回去，去找其他书。

这时徐茄走到我的身旁，轻声说道：“其实我可以教你一个选择的诀窍。

” “哦？

” “凡是腰封上宣称全球销量仅次于《圣经》的，都可以搬出来烧掉，不会错的。

”我脑子里灵光一现，这个建议真是太好了。

我连忙跳上台子……因为桌子已经全部被烧光了……对所有人说：“我有个主意，咱们先把成功学那个分类的书都烧了吧，它们足够厚，而且数量足够多，有异议吗？

”这次提议迅速获得了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就连老王都投了赞成票。

于是我们挑出了所有的成功学，从卡耐基到《写给加西亚的信》，统统扔到火里。

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成功学的书烧起来格外旺，把每一个人的心里都烤得暖洋洋的。

“如果一直这样就好了。

”我欣慰地看着每个人的笑颜，心里盘算着接下来是烧生活保健类的还是烧星座占卜。

烧前者可能会惹恼郑大姐，她是各种养生之道的拥趸，试过生吞泥鳅，也喝过绿豆；烧后者可能会让小影为难。

两类书从厚度和纸张上来说，燃烧质量不分轩輊，很难抉择。

我还在犹豫，忽然看到祝佳音蜷缩在角落里，没有跟大家一起烤火，自顾自地摆弄着收音机。

他忽然俯身把耳朵贴在喇叭旁，几秒以后，他的眼睛陡然瞪大，整个人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像只触电的蟾蜍。

二 “你又听见什么了？

”我问祝佳音，语气里带着点讽刺。

他这几天已经从那些杂音里“分析”出了外星人入侵、地底人复仇、希腊为赖账发动核战争、新浪微博去掉“评论”功能等十几个可能导致气温骤降的原因，一个比一个不靠谱儿。

祝佳音这次倒没有长篇大论地分析，他紧张地把收音机递给我：“你自己听！

”我把耳朵贴过去。

这是一台短波收音机，理论上应该能收到大洋彼岸的声音，但最近几天来，它一个台都收不到，我们推测也许美国和欧洲也已经毁灭了。

可是，现在我从收音机里居然听到了一个可识别的人声，这让我又惊又喜。

这是一个男子的声音，发音很僵硬，字与字之间没有连读，更没有抑扬顿挫和感情色彩，应该是电脑合成的。

他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中国正在面临一场会持续很久的灾难，国家已经着手研究对策，请同志们迅速开展自救互救工作。

”我心里一松，无论如何，国家并没有忘记我们。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可是祝佳音却哭丧着脸，一脸惶惑。

我问他怎么了，祝佳音告诉我，作为国家灾害预警系统的一部分，政府在各大城市的人防工事都设置了末日广播站。

一旦出现毁灭性战争或灾害，这些广播站就会自动启动，开始全波段播放事先录制好的信息。

我登时如醍醐灌顶，暗自靠了一声。

也就是说，根本不会有什么人来解救我们了。

下一批进入图书馆的人，很可能是几百年以后的考古学家了。

我赶紧把音量关小。

这种消息让大家知道了可不得了。

我对祝佳音说：“这件事，不许跟任何人说。”

后来我想了想，又改口道：“算了，随便你说吧。”

反正没人信他。

祝佳音点点头，低下头继续执著地调着波段。

我坐回到火堆旁，火堆旁的大家正在欢乐地把各种成功学的书籍撕成一页一页丢进火里，很有点高考结束焚烧试卷和教科书的意境，没人注意到我们两个刚才的交谈，只有李超狐疑地瞥了我一眼，比划了个有威胁的十字。

徐聪拿着一本书走过来：“正找你呢，乔布斯传算成功学吗？”

“算吧。”

“我迟疑了一下。”

“不算，这算什么成功学！”

这是大毒草。

田骁一口否定。

刘月一听不乐意了：“都世界末日了，还搞什么‘文革’遗风。”

我认为这就是成功学，乔布斯的成功，是不可否认的。

田骁脖子一梗：“我是安卓用户。”

“话说到了这份上，就不是道理之辩，而是立场之争了。”

我及时叫停了讨论，直接付诸表决。

结果6票对6票。

刘月数了数人头，大为惊讶：“我记得这里用iphone的人应该有7个，谁投了反对票？”

小影慢慢把手举起来，刘月问她为什么，她撇了撇嘴，眼神里浮现出浓浓的恨意，却没说明原因。

赞成和反对各占了一半，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唯一一个没举手的李超身上。

他正津津有味地翻阅着乔布斯传。

“李超，投票了。”

“我催促他。”

他的这一票，将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

如果乔布斯传以成功学的名义被烧，那么几乎全部的历史名人传记——除了梵高——都可以不经审查而充做燃料，那将会是很大一笔资源。

李超又翻了几页，看我们实在催得紧了，只得举手道：“愿乔布斯的肉体安于平静，愿他的灵魂进入主的殿堂。”

主内弟兄的著作，应该留存……” “别傻逼了，乔布斯是佛教徒。”

邵雪城插嘴。

李超脸色一变，赶紧改口：“异端！”

应该烧毁！”

“七比六，于是就这么定了。”

我们搬出了十来本《乔布斯传》，这是本畅销书，存量不小。

小影还在这摞书顶上加了几本ios软件开发的教材。

按照她的说法，这些教材早早灭绝的好，以免让新世纪的人类知道旧社会还有iTunes这种惨无人道的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东西。

我们大概猜到她投反对票的原因了。

以此为开端，我们陆陆续续又拿出了《巴菲特传》、《本拉登传》、《李嘉诚传》、《杨澜访谈录》之类的书籍，身上披着毛毯和窗帘，一边齐声高喊着“以成功学的名义”，一边把这些书投入火中。

一个个成功人士陆续化为飞灰，如果有历史学家在场的话，我们会告诉他，这次焚书还是要怪基督徒。

成功学真不愧是最畅销的书籍类别之一，这一类书足足维持了两天的温暖，我们都很感激作者们的不懈努力。

第二批燃料是与之类似的职场管理类书籍，尤其是《没有任何借口》这一本，先被撕得粉碎然后再焚烧，成为燃烧最为充分的一本书。

对于《杜拉拉升职记》的分类，有人认为属于职场教材，有人认为属于职场小说，徐茄说，无论是小说类还是职场成功学，反正都会是头几批被烧的，早烧晚烧差别不大。

可是在选择第三批图书的时候，书籍审查委员会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按照我的想法，下一批要烧的是生活保健类的书。

这些书大多是铜版纸装帧，耐烧。

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可是郑大姐却不干了，她觉得这是针对她的侮辱：“你们年轻人不爱惜自己身体，到老了可是会后悔的。

现在咱们被困在这儿，更得注意健康不是？

这些保健法都是纯天然的，古人留下的，师法自然，返璞归真，最适合现在的境况了。

万一烧没了，你们再想保健，可就没指导了哟，要对自然和自然疗法存有敬畏之心！

“咱们这回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还注意什么健康啊，您这话说得太偏颇……”龙傲天不服气地反驳。

郑大姐跳起来指着他的额头：“看你年纪轻轻，怎么说话呢？

刚才大姐我看你瘦，可怜你，多分了你一块巧克力，怎么这会儿就忘恩负义啦？

”龙傲天特委屈：“我没有，一码事归一码事，不能因为我吃了您的巧克力，就不管对错了。

”郑大姐一听大怒，连珠炮似的骂过去，把小男孩骂得脑袋低垂，一声不敢吭。

郑大姐自己骂得不过瘾，又把老王拽进来：“老王你是过来人，神农尝百草、华佗设计五禽戏的时候，你也在场吧？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老王唯唯诺诺，不置可否，眼光却瞟着窗外。

我一看要打起来，赶紧说：“咱们表决吧，看大家的意思。

”大概是刚才郑大姐的表现太过分，这次除了她自己，其他人都赞同烧生活保健。

这是民主决议，于是我们不顾郑大姐的大叫大嚷，派遣了邵雪城、龙傲天、田骁和徐聪，外加我，一共五条壮汉，组成了搬运队，进入书库去搬运相关类别的书刊。

老王站在书库前，按照规定准备借书卡，其他人则围着火堆，不断添加燃料，确保它不会熄灭，这个图书馆的结构很简单，一进门是前台，然后是阅览室，两侧是办公室，阅览室的尽头就是书库，由一条长柜台分隔。

长柜台已经被我们拆散烧了，所以书库可以长驱直入。

书库很大，无数的书架有次序地排列着，好似一片深邃的森林。

即使是如此的低温环境，我仍能闻到淡淡的书香。

我忽然回想起第一次进入图书馆时的朝圣心情，那时候可没想过，有一天我会走进书库，像从鸡笼子里拎鸡一样挑选书籍，把它们一一烧成灰。

书库已经被搬空了一小部分，我们走进以后，确认了保健类书籍的摆放区域，然后分头行动。

每人每次运走15本书，堆放到书库门口。

等老王把借书卡一一填妥，这些注定不会归还的书就可以化为火焰获得新生了。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我沿着书架一路浏览过去，几乎不需要仔细挑选，只要看到类似“健康密码”、“人体使用”、“你不知道的”、“水知道答案”、“秘法”、“智慧”之类的关键词，尽管拿下来就是，不会错。很快我就凑够了15本，把它们擦在一起，往外抱去。

这时我无意中看到邵雪城站在两个书架之间，双手插在口袋里一动不动。

我问他在干嘛。

他指了指书库的右侧角落，那里有一个铁门，看起来很厚实，上头还挂着一把电子锁。

“那里就是老王说的地下书库，绝对不允许进入的地方。”

邵雪城微微一笑，“我有强迫症，越是禁止的东西，就越要碰一下不可，尤其是还加了锁，这简直就是挑衅。”

“算了吧，老王会跟你拼命的。”

我耸耸肩。

邵雪城问：“难道你一点都不好奇？”

我摇摇头，在这种鬼地方，所有的好奇心都已经被寒冷消磨殆尽，我可没心情去打听八卦。

邵雪城咧开嘴，用手做成手枪的样子，对着那门开了一枪，还作势吹了吹枪口的硝烟。

这家伙自称是个退伍军人，举止都带着一股肃杀之气，但他到底什么来历，谁也不知道。

大家都怕他，尽量保持着距离。

他也不介意，只偶尔跟祝佳音和我说几句话，很少理睬别人，就像是一头草原上的孤狼。

我正想劝他一句，旁边忽然传来一阵争吵声。

我赶紧跑过去，发现是徐聪和田骁顶上牛了，脚下散落了一堆的书，龙傲天在旁边急得团团转。

我问他们是怎么回事，龙傲天告诉我，起因是徐聪拿了一本《发现黄帝内经》，嘀咕了一句中医的书都该烧，田骁却说：“烧柯云路的书我没意见，但你说中医的书都该烧这话我不爱听。”

两个人一句顶着一句，就在书库里吵了起来，车轱辘话说个没完。

我一看不好，这话题网上说了多少年都没个结果，如今被困在图书馆里，居然还在演加时赛。

我赶紧过去打圆场，没说两句，徐聪和田骁更来劲了，开始互相对骂。

我听得心烦，一把拽开他们两个，大喝一句：“地球人都快死完了，你们还吵个屁！”

专心干活！

“道不同，不相为谋！”

徐聪瞪大了眼睛，把手里的书摔在地上。

田骁也气势汹汹地表示我爱卤煮我更爱真理。

听他们俩这意思，即使吵到宇宙毁灭，也要分出个是非曲直。

我心里后悔不迭，我怎么就忘了，一扯到生活保健，一定会陷入中医存废的争执。

早知如此，还不如直接去烧命理占卜类的呢。

恰巧邵雪城走了过来，徐聪和田骁便拽着他要他表态，没料到邵雪城二话不说，一人给了一拳，直接将两人打倒在地，两人眼眶登时瘀黑一片。

他俩还想说些什么，又被邵雪城一脚踢到嘴上，嘴唇全麻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老马，你这样是不行的。”

这种吵架没有结果，直接拉黑就对了。

邵雪城摇摇头，对我的软弱反应很是失望。

我说这太暴力了，有悖民主精神。

邵雪城却用手势在脖子上一横，未置一词，俯身抓起十几本书离开了书库。

书库外的人都在等着我们搬书出来，一看我们面色都不善，还有人脸上带着伤，都颇为惊讶。

我一拍巴掌：“生活保健类的先不烧了，留着，咱们表决一下，先烧命理占卜类。”

“好！”

这一类书我早就想烧了，那些星座什么的，都是骗人的！

人的命运怎么会被几百万光年外的星星所决定！

徐聪激动地嚷道。

小影立刻应和：“那是当然了，真正指引命运的，唯有经过千年考验的大阿尔克纳！”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 “喂，塔罗也是扯淡好么！

埃及佬的东西也能信吗？

他们连自己的灭亡都算不出来！

能窥探命数玄妙的，只有周易啊。

” “周易也没算出周朝的灭亡吧？

” “没文化，周文王早算出周朝有八百年气运，准得不得了。

” “你看，只能算出八百年，太粗糙。

如果他用塔罗推演，正位战车、逆位的塔和正位恋人，三张牌就能精确到烽火戏诸侯。

” 看着小影和徐聪吵成一团，刘月耸耸肩，无奈地对徐茄说：“天蝎座和射手座吵架，就是这样了。

” 徐茄深有同感地点点头：“嗯，估计两个都是A型血，容易迷信，还特别顽固。

” 我的本意是搁置争议，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开来，谁知道这次书籍审查委员会的分歧更严重。这13个人里，有信塔罗的，有信周易的，有信血型的，有信星座的，还有什么都信的，真正什么算命都不信的，反倒只有基督徒李超一个。

以小影和徐聪为引子，所有人都狂热地吵起来，因成功学建立起来的默契荡然无存。

信血型的说信周易的是迷信；信周易的骂信星座的数典忘祖；信星座的说玩塔罗的是恶魔崇拜；玩塔罗的反说信血型的是统计学魔术。

吵来吵去，没有一本书可以得到半数以上的烧毁支持。

我一看火堆都快熄灭了，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站出来说：“要不咱们这么办吧，做个实验，哪个算命算得准，就不烧哪一类。

” 大家争吵了一番，都没有更好的建议，只好答应，都问我该怎么办。

我说这个简单，咱们做个科学实验。

几个算命系统各从书库里找出一本去年出版的代表作，看它们对今年有什么预测。

现在的处境大家都知道，哪家说的准，就留下来。

小影为难道：“这可不太公平。

塔罗不是算命，而是告诉你一种人生态度，展示命运的多重可能，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 刘月也说：“每个人星座都不同，还要考虑上升星座啦、与太阳的角度啦，这么笼统的预测，违背了星相学的初衷。

” “血型不是算命，是人类性格的科学分类。

” 徐茄面不改色地说。

而徐聪则干脆闭起眼睛：“天机岂可泄露，要折阳寿的。

” 说一千道一万，谁都不愿意接受检验。

我一看他们都缩了，反而觉得有些棘手。

这时候邵雪城踱着步子过来，轻松地说：“要不我给你们个建议？

” 大家都好奇地望着他。

“我把你们一个个都撵到外头去，然后你们可以用喜欢的算命方式给自己卜一卦，算出能逃过一劫的，就是不准，活该冻死；算出自己在劫难逃的，才是神机妙算。

” 他说完以后，随手抄起一本黄历，翻了翻：“嘿嘿，今日宜出行，你们谁第一个？

” 大部分人顿觉遍体生寒，立刻安静下去，没人再反对烧书。

在邵雪城的威胁下，命理占卜类的书被全部搬运到火堆旁，每一套算命系统的书，由支持者亲自烧毁。

就连我也分到了一本《乐嘉性格色彩》，眼看着各色人性化为飞灰。

郑大姐拿起一本《龙穴砂水全书》，有点犹豫，说风水总不算是迷信吧，很多洋人也信的。

邵雪城冷冷道：“烧！

要不我就亲自给你挑选一个吉穴。

” 郑大姐把书一摔，突然发飙了，她冲着我大吼道：“刚才说要烧保健书，我说不让，你们偏要烧；现在又要烧风水，凭什么全要听你们的！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你们凭什么指手画脚，作威作福！

你们都是上帝吗？

就算是上帝，也不一定什么都知道吧？

” 她说完这一大通，一屁股坐在一个大家乐福购物袋上。

这袋子里装满了自动售货机和她自带的零食，与她日夜不分。

谁想吃，就得拿东西跟她换。

至今她已经换了好几部手机、好几台笔记本和几枚戒指了，还收了一部诺基亚用来撬桃罐头。

“我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小卖部没有了！

你们别想从我这儿换到一点儿吃的！

”郑大姐气势汹汹地挥着手臂，活像宣布对伊朗禁运的奥巴马。

所有人都看着我，我赶紧说郑大姐你别生气，咱们有话好商量，可是她根本不理睬，把脸扭去一边。

这时候邵雪城拍了拍我的肩膀：“老马，我跟你讲件事。

” “啊？

” “你太软弱了，根本没资格当领导人，你就是一个到处去劝架调停的和事佬、裱糊匠。

眼下这个情况，不需要你，需要的是我。

” “这个团队需要合作和信任，而不是恐惧。

”我冷静地回答。

“只要有恐惧了，剩下的实现起来很简单。

”邵雪城按在我肩上的手忽然用力，我顿觉一股巨力压下来，哎呀一声惨叫，生生被他按倒在地。

邵雪城转过头去，面向大家：“老马同志因为健康原因，不能继续领导大家了，他推荐了我。

我想问问大家，还需要不需要我拒绝三次？

”大家看看躺倒在地上的我，纷纷摇头。

“很好，非常时期，一切程序从简。

你们放心，我会给大家带来安全，只要你们绝对服从。

”邵雪城围着火堆踱了几步，把徐聪叫起来，耳语几句，徐聪连忙跑去书库。

老王正要拦住他说手续还没办呢，就被邵雪城抓住了胳膊：“老王同志，我马上要宣布第一条命令，那就是你不得以任何方式阻挠、干扰我们从书库取书。

那些繁文缛节在这个时期是不明智的。

” “那怎么成，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老王想反抗，但是邵雪城只用一只手就制住了他：“新换届，新气象，希望多理解。

”很快徐聪从书库里跑出来，手里拿着几本书。

邵雪城接过书，走到郑大姐面前：“郑大姐，这几本书送给你。

”郑大姐有些糊涂，接过书一看，原来是一本《胡雪岩传》、一本《沈万三传奇》和一本《拿破仑时代的威尼斯》。

她不明白什么意思。

邵雪城道：“建议你晚上有空，好好读一下，很有教育意义。

它们讲的是，无论一个商人多么牛逼哄哄，只要他缺少武力支持，早晚会傻逼。

”说完这句，邵雪城伸出手把郑大姐抓了起来，丢到地板上去，然后拎起那个购物袋，大声道：

“我的第二条命令，郑大姐的全部食物充公，大家每天按配额分配。

”郑大姐愣了愣，突然就地一滚，我以为她要现出原形变成一头狮子或者白象，结果她只是号啕大哭。

邵雪城飞起一脚，正中她腰眼，郑大姐吓得立刻不敢哭了，抹着眼泪揉着腰坐回到火堆旁。

邵雪城微微一笑，环顾四周：“接下来，我要宣布第三条命令。

”大家都屏住呼吸，等着听他的第三把火。

“现在温度与日俱降，这里很快就没人待了。

所以我宣布，将火堆被转移到这里的地下二层书库，我们现在就走。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编辑推荐

《蓝耳短腔调系列：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中有李小龙饰演陈真说了这一句台词：“我读书少，你莫骗我”，而其实李小龙本人是攻读哲学的留学生。

马伯庸为新书起名时特意选用了这句话，也反复运用在书中的对白里，而其实，正是因为他看了太多的书、思考了太多的问题，憋不住了，不吐不快，才有了这本书。

这书名便是典型的“马氏幽默”。

没有一位当代作者可以把时事讽刺写得这样妙趣横生。

有时候你想对这个社会说点什么，却不敢说；有时候你鼓起勇气开口，却不知道该怎么说，马伯庸替大家写出了想说却没法开口的话。

<<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